

# “80后”冯骥才： 没有年龄感 但有紧迫感(上)

11月6日，由天津大学主办、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承办的“八十个春天——冯骥才与天津”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。在研讨会的闭幕致辞中，冯骥才先生说他没有80岁的年龄感，但有时间的紧迫感，“我今天中午没睡觉，就是被一个话题触动，想要写一本叫《非遗学原理》的小册子。”

冯骥才先生出生在春天，生日是农历二月初九。今年3月初春时节，他在过80岁生日前许下两个愿望：一个愿望是在生日当天陪105岁的母亲吃一碗面；另一个愿望是开一个研讨会，以他与天津的关系为切入点，从学术角度研讨城市与作家的血脉渊源。这两个愿望，跨越三个季节，在2022年终于都实现了。



**冯骥才说：“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永远坚守社会的进步与文明。”（冯骥才工作室供图）**

## 写《俗世奇人》上瘾

虽已八十，冯骥才先生却笔耕不辍，除了11月5日，“八十个春天——冯骥才与天津”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首发的两部新书《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文库》和《俗世奇人：手绘珍藏本》外，《俗世奇人(肆)》也于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最新出版。

冯骥才表示《俗世奇人：手绘珍藏本》于他是一种独特的写作，“由于我画画，写作时随时会把脑子里冒出的人物在手稿本里勾画出来。这种即兴画出的人物有灵感，有快感，而且有助于我文字形象的完成，没想到它渐渐形成了我的一种独特的创作方式，更没想到人文社看出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写作，一种很少被人采

用的写作，于是他们向我约稿，将我这些文稿画稿，编辑出版，向读者展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崭新的文本、图本、版本。它显示出出版家的眼光和发现力，我很佩服他们。这部书也是人文社帮助我馈赠给读者的一个特殊的礼物。”

《俗世奇人(肆)》为冯骥才先生经典系列小说“俗世奇人”的最新一集，照例由十八部短篇小说组成，配以精选的《醒俗画报》插图。小说中塑造的人物，多为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奇人异士，性格鲜明立体，行事章法简捷，极具传奇性。较之前三集，此次冯先生笔法更为纵情恣意，情节跌宕起伏、出人意料。谐谑下见深刻，轻快里蕴含凝重。一幅长长的天津卫地域习俗、风景人情、生活面貌画卷徐徐展开，那种强梁、爽利、逗哏、较劲、有滋有味的天津劲儿跃然纸上。

提及创作《俗世奇人(肆)》，冯骥才先生称是“写作成瘾”，虽然他觉得写作是心灵的事业，不能说成瘾，“但我承认自己写《俗世奇人》已经成瘾，因为这文本太过另类。”

冯骥才先生说自己写别的小说都

不会这样，只要动笔一写《俗世奇人》，就会立即掉进清末民初的老天津，“吃喝穿戴，言谈话语，举手投足，都是那时天津卫很各色的一套，而且所有这一切全都活龙鲜健、挤眉弄眼，叫我美美地陷入其中。有人会说，别人写作时不也是这样吗？不也是扎进自己想象中特定的时空里？可《俗世奇人》还是有点不同。”

冯先生表示，《俗世奇人》对他的诱惑不只是小说里的市井百态和奇人奇事，更是一种极酷烈的地域气质，一种不可抗拒的乡土精神，一种特异的审美。“在这样的小说中，人物的个性固然重要，但他们共同的集体的性格更为要紧。故我这些人物，不论男女、长幼、贫富、尊卑、雅俗、好坏，就是猫儿狗儿，也全都带着此地生灵特有的禀性。比方，好胜、幽默、义气、讲理讲面，等等，这种小说的审美别处何有？”

不单故事和人物这样，小说的语言也如此。冯先生强调自己在《俗世奇人》的语言中要的不是天津味儿，而是天津劲儿，“也得强梁、爽利、逗哏、较劲、有滋有味才是。我别的小说从不这么写人

物，也从不用这种语言。只要一动笔写《俗世奇人》，这一套思路、劲头、感觉和语言便全来了。这样的写作难道不上瘾不过瘾？”

## 一个人与一座城 探究知识分子对故土的责任

让冯骥才先生如此上瘾创作《俗世奇人》故事的源头离不开他对天津的热爱，天津作为冯骥才先生的故乡，是其出生、成长、求学、恋爱、走上新时期文坛，以及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福地。他不仅在多部文学作品中倾心雕刻这座城市的时光与记忆，而且发起天津城市文化遗产保护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、传统村落保护等文化行动，同时还倾力在天津大学兴办人文教育，创建非遗学科。天津可以说是其一切思想与行动的发源地和集结地。正如教育家朱永新在祝贺视频里所言，一个人与一座城真正建立联系，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一些让后人不断阅读传颂的作品，一种是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“在当代中国能够同时做到这两者的大概也只有冯骥才先生。”

冯骥才以“深